

南开大学中文系

《语言研究论丛》编委会编

语言研究 论丛

第四辑



南开大学出版社

语言研究论丛

第四辑

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论丛》编委会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语言研究论丛 (第四辑)

《语言研究论丛》编委会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4

字数: 218千

印数: 1—2,500

统一书号: 9301·19

定价: 1.85元

《语言研究论丛》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邢公畹 张清常

编委: 马庆林 刘叔新 宋玉柱 陈 坚

徐朝华 阎立羽 解惠全

主编: 刘叔新

目 录

关于一字多音的一些问题·····	张清常 (1)
《李氏音鉴》所反映的北京语音系统·····	杨自翔 (14)
藏缅语研究对汉语史研究的贡献·····	J. A. 马蒂沙夫 (61)
天津方言单字音声调分析·····	石 锋 (69)
——天津方言声调实验研究之一	
汉语榕江方言的反语·····	石 林 (83)
天津话新旧两派声类分析·····	张 旭 (92)
试论句子意义的组成·····	陆俭明 (106)
拟声词研究·····	马庆株 (122)
论方言词的确定·····	周 荐 (156)
略论日常用语的色彩·····	陈建民 (173)
隐现句·····	宋玉柱 (192)
谈实词的虚化·····	解惠全 (208)
《马氏文通》的“次”·····	王海葵 (228)
英俄汉词类转化比较·····	高守纲 (248)

LINGUISTIC STUDIES

A SYMPOSIUM

Volume 4

Contents

- On the Polyphonic Character
of Chinese Words Zhang Qingchang (1)
-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Beijing
Dialect in 《李氏音鉴》 Yang Zixiang (14)

-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Study of Tibetan
and Burmese Languages to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James A. Matisoff (61)

- Tone Analysis of Individual words in
Tianjin Dialect Shi Feng (69)
- Special Ways of Word-pronunciation
in the Rongjiang Dialect
..... Shi Lin (83)

- Analysis of the Old and New

Kinds of Consonants in Tianjin Dialect.....	Zhang Xu (92)
On the Sense Element in a Sentence	Lu Jianming (106)
Study on Onomatopoeia	Ma Qingzhu (122)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Dialect Words	Zhou Jian (156)
On the Colour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Daily Speech	Chen Jianmin (173)
Sentences Expressing Appearance or Disappearance.....	Song Yuzhu (192)
On the Conversion of Notional Words into Function Words	Xie Huiquan (208)
The “次” in 《马氏文通》	Wang Haifen (228)
Comparative Study on Conversion in the English, Russian and Chinese, Languages.....	Gao Shougang (248)

关于一字多音的一些问题*

张 清 常

一字多音是一个汉字却具有一个以上甚至相当多的读音。一字多音是从汉字的角度来观察语言问题的，因而把若干个单音词（有的后来成为复音词的词素）用同一个汉字记录下来，造成同形多音异义字。围绕着这种现象，人们从各种角度给一字多音取了许多名称：读如、读为（而仍用本字者）^①，长言短言，读破、破读、破字、点发、发字、发音、圈发、圈破，又读、又音、异读、异义异读，多音多义（字）等等。这些名目分别用在不同场合，表示特定的涵义，其实都是由于一字多音而引起的。

关于汉字的一字多音问题，古今学者已经作过若干论述。但是从汉语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似乎还有一些可以补充说明与继续探讨的。

从文字的角度来看，一些语言的一些单音节词在它用文字记

* 这篇提纲性质的短文是为悼念一位中年而过早逝世的朋友写的。

① 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卷一：“凡有言读如读为而仍用本字者，如‘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游’读为‘固游’之‘游’，此盖一字有数音数义，利民之利与财利别，固游之游与旗游别，故云读如读为以别之也。利民与财利别者，如《公羊》之‘伐’。”

录下来之后，有时一个字（也就是一个单音节词）会出现一个以上的读音，作为表现某种区别的手段。例如英语read（阅读）有两读：一是[ri:d]，动词原形不定式和现在时，一是[red]，动词过去时和过去分词^①。这种情况在许多语言里颇为少见，也可以说，这些语言不大重视这种区别手段。

可是在汉语里，单音词在古代占优势，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汉字的“六书”里“假借”是很重要的，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使得汉字在它记录单音词的时候，往往出现一字多音的现象。这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同是一个字，由于区别意义或区别语法作用或别的原因，就有几个读音。不照这些区别去选择规定的读音，就算念错了。三百多年以前，明朝末年的方以智在《通雅》里就期望着“一字一音”能够实现，但这是很难完全做到的。

这里以“那”字为例。

“那”这个字见于《诗经》《左传》《国语》等书，一直使用到今天。《尔雅》《说文》早已提供“那”的字形结构和字义用法的材料。《广韵》《中原音韵》都记录了它一字多音的现象：

《广韵》平声歌韵泥母那，诺何切。“何也，都也，於也，尽也。《诗》云：‘受福不那’，那，多也。亦朝那，县名，在安定。又姓，西魏扬州刺史那椿。”

去声箇韵泥母那，奴箇切。“语助。又奴哥切。”

《广韵》上声咍韵泥母那（从邑并声，即那字初文），奴可切。“俗言那事。本音惟。”

《中原音韵》家麻部去声泥母。

歌戈部去声泥母。

在现代汉语里，“那”字多音多义的情况是：

① 我们这里说的，有严格限制：一，必须是单音节词；二，必须字形完全不改变而有几个念法以表示某种区别。因此英语的run, write之类都不符合条件。

编 号	注 音	增订注解国(1932年) 音常用字汇(1949年)	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
1	Nā	那: 姓。	那: 姓。
2	nǎ	那: 疑问或诘问词, 犹何。 哪: 询问词。	哪(那) ¹ : 疑问代词…… 哪(那) ² : 表示反问……
3	nà	那: 远指, 指示词, 这之对。	那 ¹ : 指示代词…… 那 ² : 连词。
4	·na	那: 助词, 同哪, 如“问足下 愿那不愿”, 见《董西厢》。	哪(呐): 助词。
5	nǎi		哪(那): “哪”(nǎ)的口语音……
6	né	哪: 哪吒, 佛教神名……哪亦	哪: 哪吒, 神语里神的名字。
7	nē	作那。	那: “那”(nà)的口语音……
8	·ne	那: 如那么。	
9	něi	那: 同“哪”。	哪(那): “哪”(nǎ)的口语音……
10	nēi	那: 单数远指, 盖“那一”之合。	那: “那”(nǎ)的口语音……
11	nuó	那: 1. 多也, 如“受福不那”, 见《诗经》。 2. 如何, 如“弃甲则那”, 见《左传》。 3. 安貌, 如“有那其居”, 见《诗经》。 4. 同“挪”, 如“新人那步过 高堂”, 见《清平山堂话 本》。	
12	nuò	那: 助词, 如“公是韩伯休那”, 见《后汉书》。	

由“那”字这个一字多音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一、“那”字从古到今, 词汇意义有发展变化, 语法作用各有不同, 借字表音增加了它的负担, 使得它一字多音的现象相当突出, 以致后来不得不另造“哪”字来减轻它的负担。总计它的念法见于记录的竟达十二个。

二、“那”字的音虽有十二个之多, 其实主要的只是nà。《广

韵》里记录它有平上去三读，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它有阴平上声去声三读，还有轻声。后造的“哪”字分担了上声和轻声的任务。

根据《说文》，“那”从邑𠂔声，上古音*nam > *na > 中古音na（后元音a）。

现代汉语普通话念na（央元音a）。na正是口语音。可以说“那”的念法从古到今基本上没有变。由于“那”是常用字，使用率很高，遇见“哪-”“那-”就会念成nai，又会念成nei。还有，na也会念成ne。那吒（哪吒）的“那”念成ne也许正是出于要与na有所区别以表示另有一义。这些念法都是口语音的变化。中古音歌智箇韵的后元音ɑ在一定的条件下变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uo，所以“那”又有nuó nuò两读。都是书面音。nuó这一读还包括了“奈何”的合音和本应写作“挪”的。实际上《国音常用字汇》还漏掉了另外一个“那”，那就是“婀娜”在古代写作“阿那”，后来才造了“婀娜”。至于《后汉书·韩康传》：“公是韩伯休那”的nuò，在口语中正该是na，现在写成“哪”。《现代汉语词典》不收nuó nuò两读，正是由于它早已被淘汰。

三、如果上述的分析可以成立，我们就认为掌握了“那”字念na就大致不差。尤其是姓“那”Nā的罕见，遇到时念错了再纠正不迟。有了“哪”念nā，我们把“那”字念na就更放心一些。读古书的时候，恐怕除了“弃甲则那”“新人那步过高堂”这两处可按书面音念nuó之外，其他的念成nā也没啥。

四、上文列举了《广韵》《中原音韵》《国音常用字汇》《现代汉语词典》的材料，并略加分析，使我们对于“那”字一字多音的情况与原因一目了然，便于掌握。可是，汉字里面一字多音的字实在是太多了，它们的情况与成因我们不见得都清楚，想弄清楚也不那么太容易。往往在千头万绪的困扰中促使我们下决心要整顿这笔陈年老账，存其精华，削弃烦琐，进行语音规范。

五、一字多音的情况如此常见，而且数量很大，这恐怕是汉字特有的现象，这样说谅不为过。研究汉语与汉字，才能忽略一字多音问题。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特别重视它，称之为“读破”。现代语文教育更加重视它，不但字典词书里面一一标明，语文课本中也把它作为一项重点，例如现在十年制中学语文课本初中一年级第二册便有一字多音多义的资料作为附录。阅读古代文献要遇到“旧读”的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语音规范工作对多音多义字的审音问题。对于异读，既要弄清它的情况与成因，更重要的是如何规范。因此，语文工作者对于一字多音问题应予以重视，深入研究，以促使一字多音这种区别手段繁简适宜，剔除不必要的累赘，既有利于语文教育，又有利于推广普通话和汉字改革。对于整理和阅读古代文献，也可以扫除一些障碍。

这篇短文显然不能论证一字多音的重大问题，只是从东鳞西爪之间为这方面的研究做一点拾遗补缺的小零碎活儿而已。

二

一字多音的产生，一般说来是用以区别这个字所代表的词汇意义，或者是表示不同的语法作用。前者例如使视线接触人或物，观看的“看”念kān；注视监视守护照料，看守的“看”念kàn。两个“看”都是动词，不同的念法是为了区别意义。后者例如钢铁的“钢”，读阴平gāng，是名词，是铁和碳的合金；钢刀子的“钢”读去声gàng，是动词，是把刀放在布、皮、石等上面磨，或者在刀刃上加钢，使刀更加锋利。这样就不止是词汇意义上有

改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词性，表示不同的语法作用^①。

以上情况早已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如果从历史文献资料及当今口语继续探寻，似乎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假借”是产生一字多音的因素之一。第二，有许多字产生一字多音的原因乃是别的因素，有的则是原因不明。

先说第一点。

由于“假借”，可能造成一字多音。借字表音本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使用原有诸字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古代汉语里使用得更广泛。从被借的字来说，它本无其义，依声托事增加了它的负担。它可以不改读音而独力承担外加的担子。也可能到后来人们为了区别本义与“假借”义便另给“假借”所加的意义另外一个读音。还有，由于“假借”本来是取音同或音近的。如果原来就是音近而非同音的，如果原来虽是同音而后来语音演变使之成为非同音的。这样，“假借”就有可能成为一字多音的因素之一了。

例如“比”这个字。古文字本象二人形，面朝着同一方向，表示二人关系很好，行动一致。后来分为两个字，同向左的为“从”，同向右的为“比”，后来都成了一字多音的。这里只说“比”。许慎《说文》认为“比”的本义是亲密。由这个意思引申开来，有的与本义还有关系，有的只略微沾边，有的已经使人感到似乎已经与本义互不相干，可以看成是另外的一个词，只不过同形而已。人们把比赛、相比较的“比”念成bǐ。在“旧读”则把比肩、比邻、比比皆是、比及、比来……的“比”读成bì。旧日把这种区别读音的办法叫做破读、读破等。另外，《左传·庄公十年》“蒙皐比

① 《广韵》平声唐韵见母“钢”、古郎切，“钢铁”。去声宕韵见母“钢”，古浪切，“又古郎切”，没有解释词义。《中原音韵》江阳部“钢”有阴平与去声两读。《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第354页右gāng及第356页右gàng均有“钢”。相声老段子有《纲gàng刀子》《国音常用字汇》(1932年)已不收去声动词一读，《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1949年)把去声动词“钢”归并到“柄”里面。现在电台播音员报节目把《钢刀子》读成gàng刀子，可谓“满拧”。这证明“钢”的gàng这一读已经有消失的趋势。

而先犯之”的“比”在“旧读”要求读为pí。这是按照“皮”的“假借”来念的。“皋比”是什么，孔颖达说他不清楚，可是历来却解释为虎皮，也就规定了这个“比”念皮，这是音近而“假借”，“假借”使“比”增加一个读音。

有一些姓氏，种族名，历史人物名，地名，国名，出于借字表音，不是用那个字的本义，这也应属于“假借”范围之内。这些字在习惯上另有念法，例如：

姓氏——区ōu，朴Piáo。

种族——鞑靼Xūnyù，貂Mò。

历史人物——皋陶Gāo-yáo，冒顿Mòdú。

地名——洮Shuāng，番Pān。①

国名——龟兹Qiūcí，月氏Yuèzhī Rùzhī。

这些特殊念法增加了原来那个字的读音数目。

还有一种借字表音，就是对译外语的音译借字。有的字就另有念法。例如古代的有南无nāmó，般若bōrě。现代的有打(十二个)dá，派(于“派司”pass通行证)pā。这就使原来的字的读音增加了。

从以上情况来看，“假借”借字表音是产生一字多音的因素之一。它的活动范围很广，用区别词汇意义或表示不同语法作用这两项很难把“假借”完全包括进去。不如让“假借”作为造成一字多音的一项独立因素为好。

现在说第二点。

除掉上述区别词汇意义，表示不同语法作用，假借三者之外，产生一字多音的原因还有一些。举例如下：

一、某些单音的叹词② 由于感情和语气的变化，会有种种不

① 用于广东洮水，番禺。

② 双音的叹词有的也因感情和语气的变化而有几种念法，例如“哎哟”，念阴平表示痛苦，念阳平表示厌烦，念去声表示愤怒。

同的念法，形成一字多音。 例如：

呵 ā, á, ǎ, à, •a。(通用啊)

kē (泰国地名呵叻 kēlè), hē。

啊 ā, á, ǎ, à, •a。

欸 ē, é, ě, è。

āi, ǎi。(用于象声词欸乃)

喂 ūg, ǎg, ǐg, ū, ǎ, ǐ。

固然我们可以把叹词象声词等划在“假借”借字表音的范围之内，但是这里产生一字多音的重要因素乃是感情和语气的变化而不是“假借”。因此把它独立看待可能比较妥当。

二、由于口语及书面语不同而产生一字多音。例如“熟”，口语念shóu，书面语念shú。意义和语法作用都一样，也不涉及“假借”问题，而产生了两种念法，可见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确实是产生一字多音的因素之一。这种差异可以表示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色彩。但是，在口语的念法能够完全取得与书面语念法同等重要地位的时候，甚至是口语的念法居于主要地位而书面语的念法已经很少使用的时候，人们也会予以安排，使之分工。例如“六”，口语念liù，书面语念lù。可是近年以来已经很少听见念lù的了。于是数目字和“工尺谱”的“六”都一律念liù，只有地名“六安”“六合”保持念lù，这是《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的处理。可是西河大鼓绕口令偶尔说到“六合县有个六十六岁刘老六”，就不念lù了。

三、方言被吸收进来的时候，也带来了它原有的念法，这就使某个字增加了一个音。我们这里说的这种情况，不是一般的偶然的，乃是指已经被刊载在字典、辞书里得到正式承认的。例如《国音常用字汇》(1932年)《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1949年)所收录的北京话吸收方言的音为数不少。名从主人的如“获 huái 鹿”“乐lào亭”。物从货主的如“黑hēi豆”(子实表皮黑色的

大豆)。这些，在《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里都给取消掉了。但有一些却是取消不掉的，例如“弄”，古音是来母字，各地方音也是l-声母。北京话是n-声母。“劲”在《广韵》只有去声劲韵一读，在北京话里有jìng, jìn两读。“亲”在《广韵》有平声真韵、去声震韵两读，它是个-n的字，在北京话里去声“亲家”的“亲”念qīng。这些都吸收了方音的念法，都正式列入《国音常用字汇》《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现代汉语词典》，成了一字多音。以上谈的是现代汉语，我们对于这些活着的方音是比较清楚的。对于古代的方音形成一字多音的情况，谈起来就费力一些。以《广韵》为例：《广韵》上声蟹韵匣母夥，怀甘切，“多也，又胡果切。”上声果韵匣母夥，胡果切，“楚人云多也。”我们查考《说文》夥“齐谓多为夥。”参考《方言·一》“齐宋之郊，楚魏之际曰夥。”印证《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服虔曰：“楚人谓多曰夥。”可以设想《广韵》所记一字多音的情况是，可能在齐宋把“夥”念成上声蟹韵匣母，楚魏把“夥”念成上声果韵匣母。附带说一下，《广韵》还收录了非汉语的民族语音材料。例如上声哿韵定母爹，徒可切，“北方人呼父”。平声麻韵爹，陟邪切，“羌人呼父也”。又如上声纸韵禅母徙，承纸切，“行貌，又池尔切”，上声纸韵澄母徙，池尔切，“行貌，朝鲜语也”。由于我们对于当时的情况不大了解，也没有对羌语朝鲜语进行过研究，故附见于此。

四、古今音变造成了一字多音。 时有古今，音有转移，一个字的早期读音随时代而有了变化，古代念法与后代念法都保留下来，不但一字多音，而且这种资料对于研究古今音韵极为宝贵。例如“不”，有bù, fǒu (否), pǐ (丕), bǐ (鄙), fū (拊), biāo (古人的性)共六个读音，反映出古今音变的痕迹。 此外，古

人入声字消失，也产生一字多音，笔者早已有文章论述过^①，这里就不谈了。

五、死字复活给予新音义，造成一字多音。例如，《广韵》去声线韵“这”鱼变切，“迎也”。见于梁顾野王《玉篇》。《国音常用字汇》“这”有zhè, zhèi, yān三读。yān是《广韵》鱼变切“迎也”旧材料照录。zhè是新音新义，是今天表示近指的指示代词。zhèi是“这一”的合音。《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此字正体作“这”。唐代用“者”做表示近指的指示代词。不知道为什么挑选死字“这”来替换“者”。不过人们约定俗成，习以为常，“这”字的新音新义迄今也用了一千年了。

六、由于现在简化汉字，使某些本来不常用的字担负了新音新义，造成一字多音。例如“适”在《广韵》入声末韵见母溪母，“疾也”念guā, kuò。现在作为“遽”的简化字，念shì。这样就给“适”增加了一个音。这种情况与上一种基本相同，只不过时代有早有晚，这里是为了简化汉字。

七、产生一字多音的原因不明，只好存疑的。这种情况在《广韵》里很多，文献不足，不敢臆测其原由。例如“栅”，《广韵》有三读：入声陌韵初母，入声麦韵初母，去声谏韵山母。意思都是栅栏。为什么会有三个念法，不知道。

综合上述，可见产生一字多音的原因，深究起来，还是颇不简单的。

三

一字多音可以区别词汇意义，区别语法作用。但是区别词汇

① 在五十年代笔者曾在《南开大学学报》提出过这个现象。近年有《〈中原音韵〉新著录的一些异读》（《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论及这个问题。